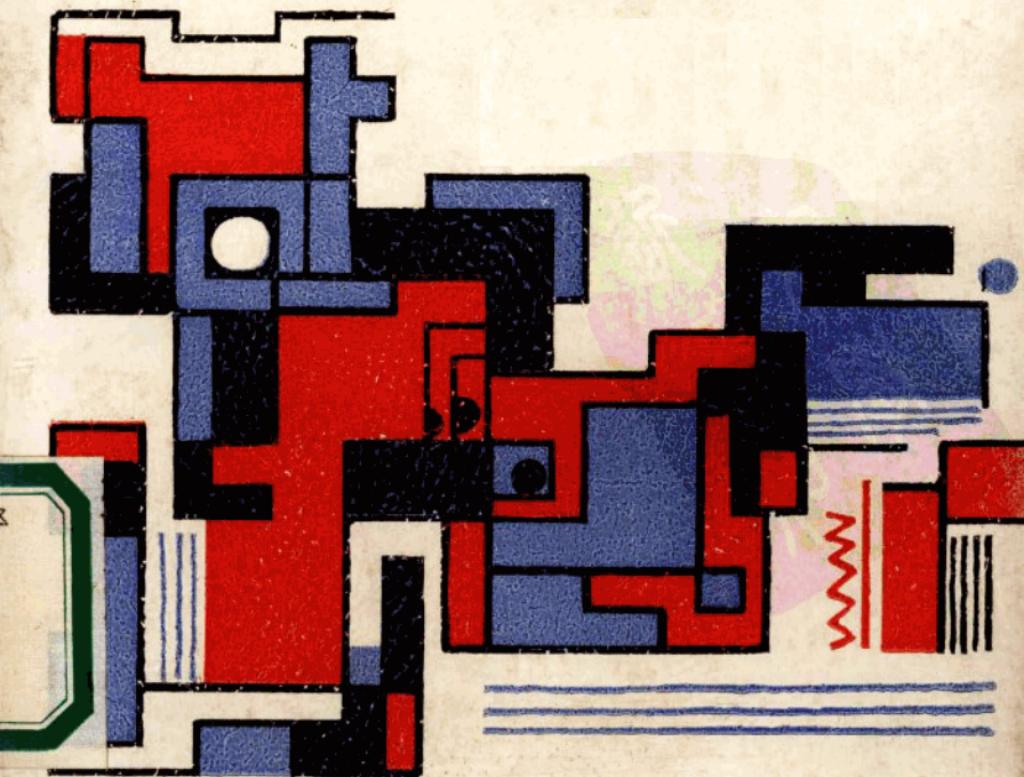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  
民间故事丛书

基诺族  
民 间  
故 事



## 目 录

祭祖的由来.....	( 1 )
庆“抛猜”的来历.....	( 7 )
基诺族服饰的传说.....	( 24 )
献树神的传说.....	( 29 )
稻种的来历.....	( 33 )
人吃饭、牛吃草的由来.....	( 35 )
三姑娘与蛇郎.....	( 37 )
孤儿腰杰.....	( 45 )
宝刀和口笛.....	( 53 )
白鱼姑娘.....	( 57 )
仙人盒.....	( 63 )
宝葫芦.....	( 66 )
豹子扮阿妈.....	( 69 )
两个伙子.....	( 72 )
织布姑娘白薇.....	( 75 )
选新娘.....	( 79 )
心急吃不下烫稀饭.....	( 81 )
儿子给老子的启示.....	( 83 )

“神人的旨意”	( 85 )
白腊杰与白腊车	( 87 )
阿推的故事	( 91 )
煮熟的鸡飞走了	( 91 )
山官捉竹鼠	( 92 )
砍断宝刀	( 94 )
砸烂铁锅	( 95 )
棍打山官婆	( 96 )
没有尾翼的竹箭	( 98 )
龙宫赴宴	( 99 )
不会发火的人发火了	( 102 )
头人看坟地	( 103 )
羊马赛	( 105 )
“偷”裤子	( 107 )
穿衣裳的芭蕉杆	( 109 )
富人喝马尿	( 110 )
究竟谁聪明	( 112 )
财主背盐巴	( 114 )
财主的“猪妈妈”	( 116 )
汉官的马帮	( 117 )
路边的桃子	( 119 )
玉波壳乐和野猫	( 120 )
小鼠战胜大象	( 122 )
龙向公鸡借角	( 124 )

孔雀的尾屏为什么美丽多彩	(127)
青蛙和猴子	(130)
癞哈蟆和豹子的故事	(132)
豹子花纹的来历	(135)
豹子为什么怕人	(137)
豹子下仔	(138)
麂子的皮毛为什么发红	(141)
麂子的额头为什么有皱纹	(146)
老虎和猴子偷羊	(147)
求雨鸟的传说	(149)
蚂蚁和喜鹊	(151)
蜗牛爬田埂	(153)
谁的过错	(154)
青蛙断案	(157)
断理	(159)
后记	(161)

## 祭祖的由来

我们基诺人唱调子时要先唱“阿匹额额”，讲故事时要先念“阿匹额额”，吃饭前要先敬“阿匹额额”。“阿匹额额”无时不跟我们在一起。初到悠乐山的人不知道“阿匹额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吧，阿匹额额是我们的祖先，最早最早的祖先。要说我们敬献阿匹额额的来历，还得从洪水淹天的时候讲起。

自从阿摩遥补<sup>①</sup>开天辟地以后，世上的万物都慢慢的创造出来啦。那时候，人们和世上的万物和睦相处，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是有一年突然发了大水，庄稼被淹了，寨子被淹了，人畜被淹了。麻黑和麻妞是一对双胞兄妹，他们的父母看到洪水越来越大，人类有绝灭的危险，就砍倒一棵大树，掏空树心，两头蒙上牛皮，做成一只大木鼓，里面放上粮食和种子，外面拴上一串铜响铃，并递给他们一把小刀和一块蜂蜡，说：“你们钻进木鼓里逃生去吧！记住，水不干不能出来。你们要看水势，就用小刀剜个洞往外看，看后赶紧用蜂蜡把洞口堵好。等到听到铜铃响，就是木鼓落地了，水干了，那时你们就可以剖开木鼓出来了。”麻黑和麻妞听父母的话，钻进了木鼓里。他们随着木鼓漂呀漂，也不知漂过了多少时辰，麻黑等不

<sup>①</sup>阿摩遥补：基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始祖，相当于汉族传说中的盘古。

得了，就用小刀把木鼓剜开一个小洞朝外看，啊！到处是浊浪滚滚，水面上漂浮着人畜鸟兽的尸体，多么可怕呀！麻黑赶紧用蜂蜡把小洞补起来。他们又随着木鼓漂呀漂，不知漂过了多少时辰，麻妞等不得了，又用小刀在木鼓上剜开一个小洞朝外看，啊！到处是一片汪洋，除了水浪什么也看不见了，麻妞赶紧用蜂蜡把小洞补起来。他们又随着木鼓漂呀漂，不知漂过了多少时辰，突然听到了铜铃叮铃当啷的响声，麻黑和麻妞知道这是木鼓落到地面上了，是洪水退下去了。兄妹俩多么高兴啊！他们赶紧用小刀划破牛皮鼓面，双双走了出来。

麻黑和麻妞来到地上，眼前一片荒凉，荒凉的山，荒凉的地，荒凉的淤泥；他们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见不到一个人，见不到一只动物，见不到一片绿叶。他们伤心地哭了。世界上只剩下他们兄妹两个人了，兄妹俩相依为命，在地上搭起窝棚，重新开荒种粮食，过着艰苦的日子。

不知过了多少年，麻黑的头发白了，麻妞的头发也白了。这时他们才发觉他们已经老了。他们才想起，如果他俩死了，世上就没有人种了。这可怎么办呢？麻黑忧愁，麻妞也忧愁。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们因为是兄妹，都没有想到要结婚的事。现在为了传人种，世上又没有别的人，麻黑就对妹妹说：

“我们结婚吧！”

麻妞听了害羞，说：“不行呀？我们是兄妹，兄妹哪兴做夫妻呀！”

麻黑说：“不结婚，人种就要断绝了！”

麻妞想了想，说：“那也得去问问三岔路口的神树。神树公公要是不同意，还是不能结婚。”

麻黑说：“好，那你就去问吧！”

麻黑说完话，就抄小路抢先赶到了三岔路口，躲在神树背后等着。麻妞走到神树跟前，恭恭敬敬地问：

“神树公公，世上只剩下哥哥和我兄妹俩了，为了不使人



种断绝，我们兄妹可以做夫妻吗？”

麻黑在树背后装着神树公公的声气，瓮声瓮气地说：“世上只剩下你们兄妹两个了，不结婚不得了，不结婚人种要断绝。你们就结吧！”

麻黑又抄小路赶回屋里，等到麻妞回来，他又故意地问：“问到了神树公公没有？”

麻妞说：“问到了。”

“神树公公同不同意我们结婚呀？”

麻妞只好把“神树公公”同意的话照实说了。

于是，兄妹两人就结了婚，做了夫妻。

可是，他们都已经是老人了，已经不会生儿育女了，多少年过去，他们仍然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倒是他们从木鼓里捡来的那颗唯一的葫芦子，自栽下以后长的很茂盛，那藤子爬过了七条山，那绿叶遮住了七条箐，藤藤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说来也怪，这些葫芦长着长着都枯死了，烂掉了。只有一个长大成熟，圆鼓鼓的肚子，黄爽爽的硬壳。夫妻俩把这个葫芦摘回来，挂在屋檐上，说是要留着做种子。有一天，当他俩从地里做活回来的时候，隐隐约约的听到好象有人说话的声音，世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怎么还会有人说话呢？开始他们不相信，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可是一连好几天，他俩从屋檐下走过的时候总是听到隐隐约约的说话的声音。他们就在屋前屋后寻找，要弄清声音究竟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找呀找，终于听清了这声音是从屋檐上的大葫芦里传出来的。麻黑和麻妞把葫芦取下来，烧红了火棍想在葫芦上烙个洞，看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可是当他们把火棍朝着葫芦的上方烙去的时候，就有个声音说：“不要烙我！”

他们换个位子，朝葫芦的下边烙去的时候，又传出个声音说：“不要烙我！”

他们不论朝葫芦的上边、下边、左边、右边烙，都传出同样的声音：“不要烙我！”

这可把麻黑和麻姐难住啦。他们始终不忍心把火棍往葫芦身上烙去，就只好看着葫芦犯愁。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一个苍老和蔼的声音：“你们就烙我吧！不然他们一个都出不来啦！”这分明是一个老太婆的声音。

麻黑问：“你是谁呀？我往哪里烙你呀？”

那声音说：“我叫额额，你就往我的肚脐上烙吧！”

麻姐扳倒葫芦一看，果然葫芦底上有个黑黝黝的大肚脐。

这时，原来说话的那些声音又高兴又感激地说：

“阿匹额额<sup>①</sup>，我们出去以后，永远不会忘记你！”

麻黑就照阿匹额额说的，横下心来在葫芦的肚脐上烙了个洞。只见葫芦刚一烙通，就从洞口连续着跳出几个人来。

最先出来的叫“阿颇”，因为他最先出来，被洞口的炭黑擦着，所以皮肤是黑的（就是现在小勐养地方的空格人）；

第二个出来的是汉人，他一出来就到处走，所以汉族占的地盘最多；

第三个出来的是傣族，他一出来就跑到芭蕉林里面去了，因为很少晒着太阳，所以傣族的肉色是白的；

最后出来的是我们基诺，“基”是“挤”的意思，“诺”是“后”的意思，就是最后从洞里挤出来的人。

人出来完以后，葫芦就不在了。基诺人出来时地方都被先

---

<sup>①</sup>阿匹额额：阿匹，老奶奶的意思。阿匹额额，就是额额老奶奶。

出来的弟兄占了，去处没有了，就只好在麻黑麻姐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原来葫芦生长的地方劳动、生活。这地方叫比恩木西，就是现在的悠乐山区。

我们基诺人是在比恩木西生长繁衍起来的民族，是阿匹额额的子孙。我们的先辈没有忘记阿匹额额的恩德，是她牺牲了自己，才有了我们基诺。我们的先辈没有忘记对阿匹额额的诺言，每当我们秋收吃新米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杀猪鸡牛羊的时候，到地首做活吃晌午的时候，到山里打猎野餐的时候，在家里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父老一辈，都要先抓一撮饭放在一边，再拈一点菜放在饭上，嘴里虔诚地哼着：

“阿匹额额——请你来！请你来！”

请了阿匹额额，再请其他亡故的祖宗，意思是请他们先吃，然后活着的子孙们再吃。

这个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近些年来，虽然给阿匹额额敬饭的情况逐渐少了，但当我们一天劳动回来围着火塘讲古谈今的时候，当我们高兴起来开喉唱歌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忘记要请我们最敬重的祖先阿匹额额来与我们共享欢乐，都要虔敬地、庄重地首先拖着声音哼起“阿匹额额……”，以此作为一个故事或一个调子的开头。

讲　述　沙　车  
记录整理　高　尺

## 庆“抛猜”的来历\*

在汉族群众中，曾把月食说成是天狗吃月亮，认为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但我们基诺人却把它看成是一桩喜事。

每当月食发生的时候，整个基诺村寨就响起“抛猜啰”“抛猜啰”①的欢呼声，并鸣放火枪，吹响牛角号，幽静的山寨顿时热闹非凡。这是人们在对相会于月宫中的一对情人表示衷心庆贺呢！

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有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悠乐山寨有一个叫特绕的孤儿，已经长到二十岁了，长得又结实又漂亮，可是因为家境贫寒，一直没有讨上老婆。

那时，每年的七、八月间，是悠乐山河沟里捕鱼的黄金季节。七月，成群的鱼儿顺着上涨的河水往上游；八月，又随着下落的河水往下走，俗称“七上八下”，人们只须在河沟里放下鱼笼，便可捕到各种美味的鲜鱼。

特绕看到富人家一筐筐的鲜鱼往家里送，一碗碗的鱼肉往桌上摆，便动了心，也想下河去捕鱼。

捕鱼必须有鱼笼呀，但特绕没有，那就自己动手编一个吧。

---

\*这个故事又名《鸡蛋姑娘》，在基诺山基诺族群众中广泛流传。

①抛猜啰：基诺语，意即“相会啰！”

编鱼笼必需有竹子呀，但特绕没有，那就到深山老林里去砍野竹子吧。

特绕找到了竹子，编好了鱼笼，就到河沟里去捕鱼。他来到一条河的下游，刚把鱼笼放进水里，背后传来了粗暴的声音：“不许你在这里捕鱼！这条河是属于我的。”

特绕抬头一看，河岸上站着头人撮高。

特绕来到河的中游，刚要把鱼笼往水里放，背后传来了刺耳的喊声：“不许你在这里捕鱼！这条河是我家老爷的。”

特绕抬头一看，河岸上站着头人的管家沙兹。

特绕没法，又来到河的上游，刚把鱼笼从身上取下来，背后又传来了恶毒的骂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家老爷的，你这小子想来偷鱼，小心我揍死你！”

特绕抬头一看，河岸上站着头人豢养的兵丁。

特绕怀着一肚子的委屈，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伤心地哭起来。这时，大树后面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勤劳善良的小伙子哟，你别难过，狠心的头人不让你下河捕鱼，我指给你一个捕鱼的地方。”

特绕抬起头来，问道：“在哪里呀，好心的阿普<sup>①</sup>？”

老人道：“在你们寨子的东面有一座最高的山，山顶上有一棵最粗的黄栗树，你把鱼笼放在黄栗树的树杈上，每天清早去看一次，到时候就会有收获。”老人说完，就不见了。

特绕对老人讲的话半信半疑，但看到他说话时一本正经，不象开玩笑的样子，于是便照着老人的话做，去东山上找到了

---

<sup>①</sup>阿普：基诺语，即老爷爷。

那棵黄栗树，在树上放好了鱼笼。

第二天清早，特绕就爬上了东山。他喘着粗气，兴致勃勃地爬到树上，打开鱼笼一看，里面却空无一物。

第三天早晨，他又跑去看，仍然一无所得。

第四天早晨，当他心灰意冷地走出屋子，蹲在竹楼的阳台上洗脸的时候，看到东山上的情形有些异样，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山顶上闪闪发光。特绕喜出望外，拔腿就往山上跑。

到了山顶，特绕终于看清楚了：那光辉是从放有鱼笼的黄栗树上发出来的。他急忙上树，打开鱼笼，只见里面放着一只又白又大，闪闪发光的鸡蛋。

“啊，鸡蛋！”特绕憨笑着，把鸡蛋放进衣兜，转身就往回跑。回到家中，特绕虽然饥肠辘辘，又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但他还是忍着饥饿，把鸡蛋放进葫芦罐<sup>①</sup>里珍藏起来。

特绕得到了闪光神奇的鸡蛋，却没有改变他贫困的处境，他每天照样要靠外出帮工度日。

这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特绕才从头人撮高家帮工回来。当他又累又饿地登上他那幢破旧的竹楼时，家里的情形使他惊异不已：地扫干净了，水挑满了，散乱的家具也收顺了。更为奇怪的是：火塘旁边那张低矮的饭桌上，还摆好了热腾腾、香喷喷的菜饭！

“这是怎么回事呢？”特绕找不到答案，在屋里也找不到任何人，但他的肚子正饿得慌，也就顾不得多想，端起饭碗就吃起来。

---

<sup>①</sup>葫芦罐：基诺族盛放物品的一种器皿。把成熟的葫芦从侧面开一个口子，把里面掏空，穿上绳子挂在墙上就可盛放东西。

特绕第二天帮工回来，桌子上照样摆着热腾腾的菜饭。他奇怪极了，就跑去问邻居：

“沙则大婶，是你来帮我做饭、料理家务的吗？”

沙则大婶笑着说：“我自己的活路都做不完，哪有工夫帮你做家务呀？特绕啊，你怕是想媳妇想疯啦！”

特绕受了一顿奚落，扫兴地回到屋里。晚上，特绕躺在硬梆梆的竹笆床上，仔细回想着几天来家中发生的怪事，久久不能入睡。这些好事到底是谁干的呢？是不是与那个闪光的鸡蛋有关呢？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早上，特绕故意对邻居大声喊道：“沙则大婶，今天我还要出去帮工，请你过来帮我做做家务！”说完便抓起一张鱼网出门去了。接着，他又绕道悄悄从后门溜进屋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太阳升得老高了，寨子里静悄悄的。正当特绕在屋子里等得快沉不住气的时候，装着鸡蛋的葫芦罐里突然发出了一阵声响，接着便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乌黑的眼睛如熟透的野葡萄，红扑扑的脸蛋如初升的太阳，身材健美，再配上那一套挑花绣朵的衣裙，简直使特绕看得发了呆。

姑娘欢快地在竹楼里忙碌着：扫地，生火，烧水，做饭……当家务料理得差不多的时候，姑娘将窈窕的身子往房门的门框上一靠，便静静地梳起头来。这时，特绕悄悄地溜到挂葫芦罐的地方，伸手从罐里摸出两半鸡蛋壳。他把蛋壳往怀里一揣，转身将鱼网一撒，罩住了那姑娘，随后便飞跑过去，抓住了姑娘的手臂，吓得姑娘“啊”地叫了一声。

特绕激动地说道：“姑娘哟，请你别害怕。吉祥的孔雀飞临，我迎接她的不是强弩和毒箭，而是一颗赤诚的心！”

姑娘低头不语。

特绕又说：“好心的姑娘哟，这几天来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

姑娘笑了笑，仍然没吭气。

特绕将罩在姑娘身上的鱼网掀开，又说道：“世上最高的山哟，我看不见它的顶；世上最美的鸟哟，我叫不出它的名；好心的姑娘哟，请你说出你的名和姓！”

姑娘终于开了口：“我的名字么？——你叫什么都行！”

叫什么好呢？特绕看着她那鸡蛋形的脸庞，又想到那神奇的鸡蛋，脱口说道：

“咩哪雅乌<sup>①</sup>！你就叫咩哪雅乌！”

姑娘含笑点了点头。

特绕在惊喜之余，又想到家境的贫寒，便又伤心地说道：“咩哪雅乌哟，我家中不存隔夜粮，身上缺少御寒衣，孤苦零丁无依靠，帮工要饭受人欺，象我这样的穷光蛋，不知你可看得起？”

“特绕阿哥哟，你虽然穷得锅底朝天，但你有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善良的心。象你这样的好心人，最称我的心！”

听了姑娘的话，特绕将她的手臂抓得更紧，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只说出一句：“你真是一个好姑娘！”

姑娘带着甜蜜的微笑，紧紧靠在特绕宽大的胸怀里……

特绕与咩哪雅乌成亲了，乡亲们兴高彩烈地前来祝贺。大家都说：“老天爷有眼，让特绕找到了这么个又聪明又美貌的

---

<sup>①</sup>咩哪雅乌：基诺语，“咩哪”即“姑娘”，“雅乌”即“鸡蛋”，意思就是“鸡蛋姑娘”。

好媳妇！”

凡见过咩哪雅鸟的人都绝口称赞她的贤慧与美丽。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竟传到了国王阿色的耳朵里。

这天，国王阿色把掌管婚丧礼仪的大臣萨区叫到身边，问道：“听说基诺山出了个鸡蛋姑娘，长的美丽无比，不知是真是假？比起宫里的这些女人来，不知是强还是差？”

萨区正要答话，阿色又道：“因此，派你亲自去走一趟，务必查看明白。如真的不错，就想法子把她带来！”

萨区奉了国王之命，带了三四个兵丁，全都装扮成商人模样，日夜兼程，来到了基诺山。他们先向头人撮高送了厚礼，在他家住下，第二天便由管家沙兹带领，去“相”咩哪雅鸟。

特绕与咩哪雅鸟今天起得很早，当火红的太阳爬上东山的时候，他们已吃过了早饭。然后，特绕到远山上去砍柴，咩哪雅鸟则把七八个大小不一的竹筒往背箩里一放，到寨子边背水去了。

一股清澈的泉水在寨东头的箐沟里哗哗地流淌着。当咩哪雅鸟往竹筒里灌满水，准备舒一口气的时候，发现离她不远的山路上三四个商人模样的汉子，滴溜溜的眼珠直盯着她，张开的嘴巴口水直淌。咩哪雅鸟鄙弃地看了他们一眼，背起背箩便往回走。

“啊，真是世间罕见的美人！”看着咩哪雅鸟远去的背影，商人打扮的大臣萨区惊叫起来。

“大人，那就是咩哪雅鸟。”做向导的管家沙兹赶快凑上一句。

“果真名不虚传！快，追上去！”萨区吼道。

咩哪雅鸟的后脚刚跨进门坎，萨区的前腿就踏上了竹

楼。他大步趔趄地往火塘边一站，开口说道：“你就叫咩哪雅鸟吧？你的聪明与美貌真是远近闻名，连我们的国王陛下也知道。现在，我奉国王阿色之命，前来请你到王宫里享福去！”

咩哪雅鸟冷冷地答道：“你恐怕弄错人了吧？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是成了家的人了吗？”

“这我知道。但是你想想，国王那里要啥有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难道不比你蹲在这穷山沟里强过千倍？再说，国王的命令谁敢违抗呀？”

“我们山里人只知道自由自在地过日子，不知道什么国王的命令。你们那个地方，就是富的象金山，美的似天堂，我也不愿去！你们还是快走吧，别再打我的主意了。过一会我丈夫就要回来了，他脾气不好，说不定还会闹出事来呢。”

萨区不知道她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带的几个人可是他的对手，便不敢再纠缠下去，说了声：“好！咱们后会有期！”便带着人溜走了。

萨区回都城向国王阿色禀告了上基诺山的经过，阿色命令说：“你给我准备一驮金，一驮银，一驮布匹，再挑选十几名精兵，明天我要亲自上山！”

国王阿色在萨区的陪同下，跋山涉水，来到了基诺山，并登上了特绕家的竹楼。咩哪雅鸟看到又是上次来过的那伙人，便狠狠地啐了一口，走进了内屋，特绕则坐在火塘边，若无其事地搓着绳子。

“勤劳善良的基诺兄弟哟，我从远道而来，今天登上你家的竹楼，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与你商量一件事。”阿色满脸堆笑地对特绕说。